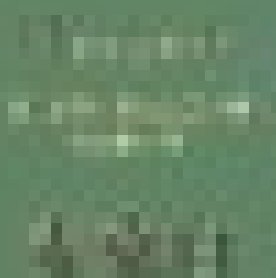


Macbeth

[英] 威廉·莎士比亚 / 著
朱生豪 / 译

麦克白

大众文艺出版社



Macbeth

[英] 威廉·莎士比亚 / 著
朱生豪 / 译

麦克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麦克白/(英) 莎士比亚(Shakespeare, W.) 原著;
朱生豪, 范锐译; 多雷绘.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8.2

(莎士比亚戏剧经典)

ISBN 978-7-80240-165-5

I. 麦… II. ①莎…②朱…③范…④多… III. 悲剧—剧
本—英国—中世纪 IV. I 5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7433 号

- 书 名 麦克白
著 者 威廉·莎士比亚
责任编辑 耿金丽
特约编辑 马 丹 周 轶 魏 溪
版式设计 陆智昌
封面设计 海 凝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84040746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 1000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0×205 毫米
印 张 7
字 数 113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4.00 元



麦克白

序

梁实秋

一、著作年代

《马克白》大约是作于一六〇六年。证据如下：

第一，莎士比亚同时的一位医生，名叫福曼（Simon Forman），他留下了一部观剧的记事簿，标题为“*The Booke of Plaies and Notes Thereof*”，里面记载着于一六一〇年四月二十日在环球剧院观看《马克白》，并略述其情节。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证明《马克白》之写作至迟不得过于一六一〇年。

第二，从剧情方面考察，此剧当是一六〇三年以后的产物，因为一六〇三年是哲姆斯一世南下登极的那一年，而剧中情节有许多地方都是与哲姆斯一世登极后的情形有关，例如：全剧之苏格兰的风味，第四幕第一景中“二球三杖”之语，第四幕第三景中关于“瘰疬”的治疗。以及关于巫婆的

穿插，等等。

《马克白》是作于一六一〇年与一六〇三年之间，是无可疑的了。

第三，在第二幕第三景里看门人的那段独白，我们可以发见更有力的证据，证明《马克白》是作于一六〇六年，因为在那段独白里提到了两件事，一件是关于“说双关语者”，当系暗指一六〇六年三月间耶稣会徒 Garnet 被控一案，一件是关于因谷贱伤农而自缢的事，亦当系暗指一六〇六年的丰收。

二、版本历史

《马克白》在莎士比亚生时没有付印过，一直到莎士比亚死后七年，即一六二三年，才被收进对折本的全集里。这本子的《马克白》，在文字方面，舛误甚多，有时将诗误排为散文，或任意割裂，不仅音节凌乱，甚且意义毫无。此等舛误在第二版对折本（一六三二年）里改正了一些，有些后来经蒂拔尔德（Theobald）及其他校勘家改正，有些则至今仍成不可解的疑案。

第一版对折本之《马克白》大概已不是莎士比亚原作之本来面目，无疑的是已经受过相当的改动，唯改动至若何地步则不易确定。有人以为是曾经弥德顿（Thomas Middleton）

润色过的，并且说可以指明其中非莎氏原作的所在，F. G. Fleay 便是这一派的有力的代表。弥德顿在一六一五年至一六二四年间曾继莎士比亚之后为王家剧团编剧，润改莎氏所作自然是在情理以内的事，不过若指剧中所有鄙陋粗拙之句必非莎氏原笔，则亦未免近于武断。第一版对折本之《马克白》大约是根据了经过删割窜改过的“舞台本”而印的，故剧情有不联贯处，音节有割裂处。至于弥德顿与《马克白》间的关系，确切可以证明的是关于“妖婆”的那一部分。弥德顿所编《妖婆》（“The Witch”）一剧，是在一七七八年才发现稿本的，著于何年不可确定，有人以为是作于《马克白》之前，有人以为在后。如系在前，则莎士比亚有抄袭之嫌；如系在后，则嫌在弥德顿。但此点可以不论，因无论其著作是在前在后，舞台本之《马克白》中关于妖婆的部分可以有被弥德顿窜动的可能，无论如何，第一版对折本之《马克白》多少必有弥德顿的成分，殆无疑义。

《马克白》在舞台上一向是受欢迎的。复辟时代的日记家皮泊斯于一六六四年至一六六八年之间就看过了《马克白》八次。不过到这时候《马克白》已变了样子，弥德顿的窜动仅仅是个开端，以后改动原作变成了风气，莎氏剧中往往被篡入大量的乐舞以取悦当时的观众，所以《马克白》几乎有变为“歌剧”的趋向，最能代表这种窜改风气的是莎士

比亚的义子 Sir William Davenant 于一六七四年编的本子。

三、故事来源

《马克白》的故事的纲领是采自何林塞（Raphael Holinshed）等所编著《英格兰与苏格兰史记》（“Chronicle of England and Scotland”）。此书初刊于一五七七年，莎士比亚所根据的是一五八七年的再版改订本。《马克白》之历史的事迹差不多是完全取给于是。

莎士比亚不一定是第一个把麦克白的故事编为戏剧的，在莎士比亚写《马克白》以前，这故事已经成为文学的材料了。一五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书业公会的登记簿上记载着《马克多白之歌》（Ballad of Macdobeth）一项，而同时复记载着《驯悍妇》。此“驯悍妇”如为一戏剧之名，则“马克多白之歌”也许即是“马克白”之剧，不过我们究竟没有确实证据来判断所谓“歌”者是狭义的抑是广义的。无论在形式上为歌谣或戏剧，马克白的故事是早已在文学上出现了。

关于苏格兰的历史，在莎士比亚以前已有戏剧家发现了戏剧的材料。一五六七年掌管宫廷娱乐的官员曾有为苏格兰王之悲剧制背景的记载；一六〇二年亨斯娄（Henslowe）在日记上又有苏格兰王玛尔孔一剧之记载；与《马克白》中考道伯爵叛变相类似的一段故事（即 Gowry 之叛变），在一六

○四年亦已编为戏剧。一六〇五年秋间哲姆斯一世偕后幸牛津，大学方面特于圣约翰学院大门前表演短剧以示欢迎，这短剧更是不容忽视的。这短剧的表演是先用拉丁文给国王听，后改用英文给王后及太子听。其内容大致是根据一群巫婆向班珂预言他的子孙将有帝王之分那一段事。三个大学生穿起预言家的袈裟装做巫婆的样子，突然走到哲姆斯面前，告诉他说他们即是当初向班珂做预言的巫婆，现在又回转来了。然后这三个大学生举起手来向哲姆斯敬礼高呼：

甲——敬礼了，你这统治苏格兰的王！

乙——敬礼了，你这统治英格兰的王！

丙——敬礼了，你这统治爱尔兰的王！

甲——法兰西给你以尊号，还有别的国土，万岁！

乙——不列颠向来分裂而今统一，万岁！

丙——不列颠、爱尔兰、法兰西的大皇帝，万岁！

莎士比亚的《马克白》里也正有类似的几行，这次大学表演的脚本当时曾以红绒装帧分赠诸亲贵，或者有一本是落在莎士比亚的手里。他看出从这一段表演里有编成一剧的可能，于是参照了何林塞的史记，《马克白》因而铺叙成篇了。

四、马克白的意义

《马克白》有什么意义？批评家的解释是不很一致的。约翰孙博士说：“野心的危险在此剧中有很好的描写。”这是教训主义的看法。德国批评家是常有离奇的解释的，例如 H. Ulrici 说：“《马克白》是超过一切的悲剧，莎士比亚在这剧中特别显明地拥护着基督教的情绪，及一切事物之基督教的观点。”如此看来，《马克白》好像是表现野蛮与文明的冲突；这观点之不合理，F. Kreyssig 驳斥得很清楚。大约近代的批评家全倾向于一种心理的解释，朗斯伯莱（Lounsbury）的批评可以算是一个代表——

“在《马克白》里，惩罚是加在那罪恶的丈夫和那罪恶的妻身上了。但这仅是附带着而来的结果，若当做了目的来看，则在全剧进展上并不占重要的地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罪恶一旦掌握了一个人的灵魂，其逐渐使人变质的力量是如何伟大。这种力量在不同的性格上产生出不同的悲惨的效果，对于此种效果加以研究是非常饶有心理的与戏剧的意味的。”（《戏剧艺术家之莎士比亚》第四一五面。）

《马克白》的意义即在罪犯心理的描写，由野心，而犹豫，而坚决，而恐怖，而猜疑，而疯狂，这一串的心理变化，在这戏里都有了深刻的描写，这便是《马克白》的意义。

但是除了这本身的意义与价值以外，莎士比亚当初写这戏时或许尚其他的用意，另有作用，简言之，莎士比亚之写《马克白》也许完全是为供奉内廷娱乐并且阿谀哲姆斯而作的，这一段经过也是不可不察的。

苏格兰王哲姆斯于一六〇三年南下创立斯图亚王朝。一六〇六年初夏丹麦王拟赴英格兰拜访，消息传出，宫中为之耸动，开始准备各种娱乐以娱佳宾。丹麦王是哲姆斯的内弟，自然要格外款待的。丹麦王于七月十七日到英，住到八月十一日，其间欢宴无虚夕，这是有记载可考的。莎士比亚所隶属的剧团原是在哲姆斯保护之下的王家剧团，召入内廷，献技三次。三次所演的是什么戏，虽然不得而知，但确知内中有一出是新的作品，大约即是《马克白》了。《马克白》颇有急就章的痕迹。Hunter 说：“此剧颇似草稿性质，虽然不能说是未竣工的作品，但须修润引伸之处甚多。”这说得很对。Bradley 教授亦曾指陈，《马克白》仅有一九九三行，而《李尔王》则有三二九八行，《奥塞罗》则有三三二四行，《哈姆雷特》则有三九二四行，可见《马克白》必非

为公众剧院而作，必是为私家或宫廷而写。Dowden 亦赞同此说。

《马克白》是含有多量的对于哲姆斯的阿谀。第四幕第一景所表演的“八王幻景”，以及第四幕第三景中“瘰疬”治疗的一段之被羸人，这都是明显的逢迎君主的铁证，但最足以使哲姆斯心满意足的一笔，则无过于关于女巫的那些描写。哲姆斯一世是一个极迷信的人，他深信世上真有所谓巫蛊那样的东西。他于一五八九年赴丹麦就婚，翌年归国，往返均遭风浪，以为巫婆作祟，遂大捕国内无辜老妪，内有一妪熬刑不过竟屈承“曾会同妖婆二百余人乘筛入海……希图倾覆王舟”等语，于是株连益众。鞫讯之日，哲姆斯亲临观审，并且特制刑具以为拷打之用。（详见一五九一年《苏格兰纪闻》一书）审讯结果，全体被逼招供，处以绞刑，复焚其尸骸。一五九四年有名斯考特者刊印小册，题为《巫术的真相》（“Discoverie of Witchcraft”）力斥巫术为迷信之谈，哲姆斯大忿，亲撰《妖怪学》（“Demonologie”）一书以辟之，刊于一五九七年，此书在他登极时在伦敦是很流行的。第一次国会开会后八日就通过了严惩巫蛊的法律，斯考特的小册且悬为禁书。可见莎士比亚在《马克白》中引入大量的巫术描写，无疑的是为迎合哲姆斯的心理。

莎士比亚写《马克白》原是为供王室娱乐，故内中杂以

阿谀奉承之笔，然而这并无损于此剧的价值。此剧不仅奉承了哲姆斯，三百年来已供给了无数的观众以享乐，此剧原来之贵族的色彩早已随着历史而消失其重要性了。巫术的描写，在当初是剧中重要的一部分，但就我们现在看来，重要的是描写犯罪心理的部分。

（因时代不同，梁实秋先生的文章在部分书名、地名、人名的翻译上与朱生豪先生的译本存在差异。本着尊重原著的原则，我们保持了梁实秋先生作品的原貌，而没有将这些书名、地名、人名与正文译本统一，特此说明。）

目 录

序

梁实秋 1

麦克白

朱生豪 译 1

麦克白(故事)

[英]查尔斯·兰姆 玛丽·兰姆 改编

范锐 译 175

名家评论

范锐 辑 191

麦克白

朱生豪 译

